

# 《為何我坐巴士總是沒人坐我身旁》

作者: AKB太子KinG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# 第一話

天色昏暗，烏雲密布，把大日本帝國的旗幟吹得飄揚起來。

我站在刑台上，拿持皇軍賜予我的武士刀，準備當下一個死刑犯的劊子手。

主理今次死刑的審判官興奮的在我耳邊說：「唐澤，下一個犯人是個支那女子，你知道嗎？她外貌清純，身材曼妙，要不是她不識趣，我還真不想殺她。誰叫她不肯乖乖當我的性奴隸呢？要是她肯成為我的私人母狗，或許就不用死了。」

「死刑，不是應該用於犯罪者之上嗎？為什麼要用於普通人身上？」我用冰冷的語氣說，審判官大概是被我的說話所「刺」中了，立時動怒說：「你不用管那麼多！只要好好當你的劊子手就成了！」

我沒有反駁，應該說是不想反駁。

「時間到了，押那個女人出來！」審判官說罷，一個滿身污垢的女人被兩個皇軍押出來，跪在我面前。

我與女人對望，剎那間，我對此支那女人產生了憐憫。

「唐澤京介，動手吧。」審判官用嚴厲的語氣說，但...我真的要做這種事嗎？殺害無辜的人，讓更多人遭逢毒手，這是我作為一個男人應做的嗎？

我沒有太多考慮時間，我高舉武士刀，用力砍下去。

「鏗——」

現場一片寧靜，審判官和兩名皇軍都看得愣了。

「唐澤京介，你想造反嗎？」審判官拔出一柄短刀，衝向我處。

造反？不，我只是做一個男人應做的事而已。

「人頭落地的人應該是——你！」我大刀一斬，審判官已經身首異處。

「嘭！嘭！」

我感到背門一陣赤痛，我回頭一看，兩個皇軍已經拿出獵鎗，再度準備上鏗。

中了兩槍的我，並沒感到什麼痛楚。

我捉住了那個支那女子的手，拋下武士刀就跑。

兩個皇軍與一眾增援由刑台一路追，追到樹林，我感到雙手開始冰冷，越來越虛弱，但皇軍卻拙拙迫近，要是就此放棄，我和支那女人都會命喪此地。

但我的身體可不是這樣想，漸漸地，我我雙腿已經發軟，倒了在地。

支那女子扶著我，這一刻我才能正式與她面對面望著。

「為什麼要救我？」支那女子問道。

我用充滿鮮血的雙手摸著她的臉龐說：「我也不知道...但如果我可以早一點遇上你...就好了...」

「嘭！」

支那女子也中了槍，皇軍已經越來越接近了。

「如果我下輩子還可以當個男人的話，我希望可以與你成為戀人.....」我已經感到視野模糊了。

支那女子捉住我的手說：「可以，我答應你。」

「把他們都給殺了！」皇軍已經殺到，十多名軍人以獵槍指著我和支那女子。

支那女子放下我，站在我身前，用極深怨念的眼神看著所有人：「我藍悅君在此對天發誓，即使當鬼也不會放過你們！」

「嘭嘭嘭嘭——」

在此起彼落的槍聲中，我驚醒過來。

首先映入雙眼的，是我的女朋友阿惠。

我坐起身子來，拿起iphone看一看，他媽的，現在已經早上七點。

「King BB ~ 聽電話喇 ~ 」

阿惠幫我設置的嘔心來電鈴聲驟然響起，我差點嚇得把iphone當成是手榴彈掉到一旁。

來電的人，是我的十多年好朋友，阿峰。

「喂，峰哥，咁早打黎有咩好路數？」

「喂，阿京，你知唔知琴日我Sell果個客呢，而家肯買果個豪宅單位呀！」阿峰語氣雀躍，這也對的，他失業兩年多，最後經我介紹下進入了我的地產公司工作，才剛做了一個星期，就已經賣到一個豪宅單位，難怪他會心情比太陽更燦爛。

「咁你想點丫？」我打了個呵欠問，阿峰的語氣有點古惑的答道：「我唔太識搞d文件，你可唔可以而家趕返黎公司幫我搞？個客話今日上晝十一點會黎簽約。一場兄弟，你唔會唔幫我掛？」

「Lunch你既。」我開出了條件。

「冇問題。」阿峰爽快的說。

「我而家出門口啦咁。」我掛斷了電話後，輕吻一下熟睡的阿惠後，正想穿上內褲離開睡房，卻被阿惠捉住了我的手。

「阿King，你今日唔係放假架咩？做咩咁早出門口呀...？」阿惠睡眼惺忪的說，我笑了笑：「阿峰個死仔，要我返去幫佢手搞d文件，我下晝就返黎架喇，放心啦。」

「咁你走果陣打比我啦，今晚我訂左套新既制服想同你玩...」阿惠的臉紅得像蘋果似的，我一下吻在她的唇上說：「咁我就儲定貨今晚同你黎多幾次喇。」

「耶~」阿惠拍了拍我的胸口，我跳了下床後，開始換上一身上班服，準備出門。

-----  
我叫唐京，花名阿King，今年28歲，是一個金牌地產經紀。現在與拍拖五年的女朋友阿惠同住於黃埔花園，每天都要坐隧道巴士過跑馬地上班，日日如是。

我家與巴士總站很接近，每天上巴士後，作為第一批乘客，我已經習慣了坐上層最尾三那一行右邊靠窗的位置，因為那個位置看風景實在不錯，要睡的話可以挨在窗子，所以久而久之，我已經習慣了坐這個「皇位」。

今天，也是一樣。

上班繁忙時間，人流很多，巴士的上下層都被人擠個水洩不通，唯獨我.....每次我獨自坐巴士，身邊總是沒有人會坐下來，即使巴士上有很多人，甚至連企位也沒有，都還是沒有人坐在我身邊。

原因，我不知道。

我戴上耳機，在巴士進入紅隧時，我在昏暗的黃色燈光中慢慢睡過去。

睡著睡著，我感到有人坐下來，挨到我肩上。

好香，是女性的體香。

我感受到坐下來的應該是一個女人，她的秀髮很長，長得在我胸口上不斷來回掃。

啊.....好冷，怎麼這裡的冷氣那麼大？

忍不住了，真的好冷！

我張開眼睛，把頭頂的冷氣扭細，再看看身旁，根本沒什麼女人。

我身邊的，依然是沒人坐的虛席。

是我的錯覺嗎？我總覺得有人挨在我的肩上。

巴士駛出了紅隧，我拿起iphone正想一按home鍵，卻從屏幕的倒影中，見到個白影在我身邊。

我嚇得把iphone掉到一旁，媽的，這是錯覺而已吧？

我再度拿起iphone，細心一看，幸好.....只是太陽反射而已。

咦...？怎麼機殼會夾住一條長髮的呢？我操，不管了，還是把握機會睡多會好了。

就這樣，我躺在窗子，繼續小睡片刻。

(待續)

## 第二話

### 第二話

---

小時候，我住在歌連臣角。

相信是港島人都應該知道，那裡整個山頭也是墳場，一入黑，基本上可以說是連車都甚少路經此地。

然而，小時候的我，最喜歡在這個山頭流連。

記得那時候，我有很多朋友，他們都說只有晚上才能出來玩；所以我就與他們在墓地間玩捉迷藏。

很奇怪，猜拳每一次都是我當鬼，但總是捉不到他們，直到我覺得悶了，我就會跟他們說回家；這是一段我很快樂的童年回憶，而當中最深刻的，就是有一個很漂亮的姐姐，她總是站在我身後，然後在我身邊笑著說：「嘻嘻.....好快d返屋企喇.....如果比佢地捉到...就冇得返屋企...」

那時候我還小，好像說過這句說話：「我大個左要同姐姐結婚！」

「嘻.....咁你想幾時同我結婚丫？我大你好多架啎~」漂亮姐姐嫣然一笑。

「28歲。」我胡言亂語的說出這一個數字。

「喂，阿京。」是阿峰的聲音，為什麼會有阿峰的聲音呢？

「醒下喇喂！咪訓喇！」阿峰再次呼喚我。

---

我張開眼睛，再重新整理一下剛才發生的事.....我應該是剛剛回到公司，但不見阿峰蹤影，所以就徑自趴在枱上，開始睡了過去。

這陣子怎麼了？怎麼老是夢到兒時的事情呢？

看來我回塘了。

「咁。」阿峰將一疊文件放在枱上，然後擺出一副好兄弟的樣子說：「阿京，靠你喇！」

「出去等個客啦。」我笑道，阿峰聽罷立時狗衝了出去，剩下我在休息室。

我將所有文件填好後，已經是10點半的時候。

「阿峰，d文件搞掂喇，你擺去影印等陣比個客啦。」我叫喊道，但外邊靜得很，靜得像是...與世隔絕似的。

等了良久，我還是決定不等他，阿峰你這死仔，總是做事甩甩漏漏的。

我走到影印房，將文件放到影印機裡。

「京，幾時同我一齊呀。」

嗯？是我剎那間的錯覺嗎？好像有人在跟我說話。

「咁達——」影印房的光管熄了一枝，剩下另一枝以微弱的燈光照著整間影印房。

「日光日白，冇野既。」我正在欺騙自己，因為我曾聽過同事說，影印房終日不受陽光照射，是很邪門的。

我急忙把影印了的文件拿出去，不想再留在這個地方。

-----  
到了會客室後，我見到除了阿峰以外，還有一對年約四十的富貴扶婦。

女的穿金戴銀，卻身穿一件灣仔街市\$50一件的長裙；男的戴著勞力士、穿著G2000的西褲，上身卻穿著U記的tee，哈，這對夫妻果然很合襯。

「你同事做野咁冇效率，冇冇搞錯呀？」那個女人率先開口，阿峰急忙解釋道：「Sorry呀李太，我同事唔太舒服，手腳慢左d姐。」

他媽的，要不是阿峰幫口，我還真想在這個李太面前，將所有文件撕掉然後跟她說：「你個盤已經比個好冇錢既人買左，你買過其他啦，So鳩9ry。」

但站在專業角度和公司立場，我知道這樣說完後，我肯定連工也返不了。

你有種！李太，這口氣我為阿峰吞下。

阿峰將兩份合約放在桌子，推到李生李太面前，等他們簽署後，這筆生意就成了。

幸好，過程無風無浪，總算簽好了。

「依份合約而家生效，兩位而家開始已經可以搬野去新單位度架喇。」阿峰恭敬的說。

我把合約影印後，交到李太手上，李生滿意的點了點頭，與李太一起離開。

「搞掂！唔該晒啲阿京。」阿峰拍了拍我的肩說。

我拿出一包Mild

Seven香煙，放到嘴裡說：「下不為例。我趕住搵阿惠，今餐Lunch同我hold住先，聽日再同你食。」

「收到。」阿峰興奮的說。

-----

李生李太沒有立即到新居，反而是回到舊居。

二人回到舊居時，已經是晚上11點。

「老婆，我地好耐冇咩過喇啎.....不如今晚.....」李生露出貪婪的表情，李太這肥師奶，一見老公想要，便扮上菜的說：「係今次架咋。」

李生聽完立時化身成一頭飢狼，撲到李太身上。

「咪住咪住...」李太突然叫停李生，好像察覺到一些異樣。

李太拿起手袋裡的合約出來，署名人並不是自己，而是一個不認識的名字。

「點解個簽名寫住藍悅君架？邊個黎架？明明係我簽依份野架啎。」李太發火了，李生只好安慰李太道：「可能係個經紀拎錯左姐，算啦算啦，聽日再去過啦...」

「你呀，聽日記住陪我去呀！」李太太喝，李生點了點頭後，拿出一套陳年AV說：「我想照住入面D動作做呀。」

「嗯...」李太坐在李生身旁，肥大肉厚的手一直在李生的重點部位來回撫摸。

「做咩今日你碌野咁凍既？」李太邊問邊看去，赫然發現有另一雙蒼白的手與她一同在摸著同一枝肉棒。

「嘩——」李太尖叫出來，嚇到彈到一旁。

李生呆望李太，完全不明所以。

「係咪我碌野大過平時，你嚇親呢？」李生開玩笑道，李太細看之下，根本沒什麼手。

「繼續啦，一齊睇啦。依套野好勁架，聽我d朋友講，可以倒吊黎玩架。」李生捉住李太的手，繼續在自己的肉棒上來回套弄。

這套AV很殘舊，裡面影住一個女人與一個男人在逃亡，然後男人中了幾槍，女人站在男人身前保護他。

「我藍悅君在此對天發誓，即使當鬼也不會放過你們！」

AV裡的女人這樣說時，李太和李生錯愕了。

突然，AV沒有再播了，電視變成雜訊。

家裡的光管都跳掣關上了，剩下李生和李太二人。



在漆黑一片的大廳裡，李生感到自己的下體被一雙冰冷的手捉住了。

「有怪莫怪...唔好搞我呀...」李生雙腿發軟，下體亦漸漸發軟。

「老公，咩事呀？唔好嚇我呀...」李太說罷，李生眼前的，不是妻子的面容，而是一張倒轉了、扭曲了、半張臉被長髮遮住了的臉容。

「你—唔—係—好—鐘—意—倒—吊—黎—玩—架—咩？」

(待續)

## 第三話

### 第三話

---

回到家後，甫踏足大廳，已經見到遍地順豐的速遞包裹。

「阿惠——」我在叫喊著，阿惠怎麼不見了的？

我提起沉重的步履，由大廳慢慢走入房，哈，原來這壞東西已經在洗澡。

「沙——」我就是在那種水聲中，躺在床上，慢慢合起雙眼，等待著愛人的來臨。

良久，水聲終於停下。

我正想起身，親吻我可愛的阿惠時，所有燈光都在那一瞬熄滅。

「阿惠？」我坐起身子，眼睛試圖在黑暗中適應過來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只能看到一個貌似身穿著死囚服的女人，慢慢走過來。

「點呀～惠BB，乜原來你鐘意扮死囚呀？哈，等我依個劊子手將你就地正法啦。」我將阿惠將推倒在床上，在我的霸權下，這個小女人完全沒反抗之力。

「京...」阿惠輕聲呻吟著，我擁抱著她，用我的嘴巴堵在她的櫻唇。

今天的阿惠有點不一樣，雖然隔著死囚服，但我總覺我今天阿惠好像有點虛弱，身體不大好的，抱著抱著，還有點冷。

「點解你今日咁凍既？」我隨口問道，但阿惠卻反過來將我推倒在床上說：「唔好問咁多...今晚，你係我既人。」

我是你的人？哈，這是在挑戰我的男權嗎？

這倒也好，今晚就讓你來做主動，滿足一下你這小淫娃。

「我永遠都係你既人。」

---

8:11AM

翌日一早，我已經回到公司的休息室。

阿峰神色凝重的看著東方日報，媽的，難道東方日報終於自爆賣白粉了嗎？

「睇咩睇到咁緊張呀？你睇你，睇報紙肉緊到好似睇利物浦對阿仙奴咁既樣。」我咧嘴笑道，阿峰慢慢望向我，雙手一軟，那份報紙竟然掉了在地上。

「我岩岩睇東方，入面寫住我地琴日做果單生意果兩公婆...死左。」阿峰一臉惶恐，我拿起報紙一看，心頭有點寒意。

「跑馬地兩夫妻伏屍宅中，無任何解剖痕跡，心臟離奇消失」

先別說做不成這一單生意，但心臟離奇消失的確是一件挺撲朔迷離的事。

咦.....案發現場那張照片，怎麼好像有張臉在右上角的？

「阿峰，你睇下，果張相既右上角，好似有個樣係度咁既？」我指著那張臉，阿峰看著看著，好像也發現了。

「唔係咁邪呀嘛？」阿峰說罷，整間休息室的光源突然完全熄了。

「仆街，琴日咪叫左搵人整光管囉。」阿峰有點怒意的說，但我卻感到.....是昨天在影印房那一份寒意。

我摸黑的四處尋找燈掣，務求盡快開後備燈。

「啪。」我的手被另一隻手捉住了，我下意識地望過去，很深刻...那是一張女人臉，就是在報紙上出現的那張臉。

-----  
「喂，唔好吞Pop喇。」

「起身呀喂！！」

我醒了過來，驚醒過來之時，時間原來只是8:13AM。

叫醒我的人是阿峰，我看著他，摸一摸他的臉，確定這不是夢。

「咦？頭先休息室唔係熄左燈架咩？仲有...你頭先唔係睇緊報紙架咩？」對於我以上一連串的問題，阿峰似乎都覺得有點無奈。

「喂阿京你係咪病左呀？我岩岩先返咋喎，邊有咩報紙呀？你知我不嬲唔睇報紙格。」阿峰用疑惑的眼光看著我，我搖了搖頭道：「冇野，可能係我發個夢太真姐。」

「我沖杯齋啡比你嘞。」阿峰說著，往茶水間走去。

-----  
今天下午約了一個大客睇樓，地點是位於東半山的一棟豪宅。

我坐在通往半山的巴士上，一直思考著今早的事，想著想著，有點神不守舍。

「嘩...個心唔見左咁恐怖？東方係咪作大呀？」坐在我前面的男乘客對他的朋友說，我頓時錯愕過來，在座椅的空隙間，看了看前面的報紙。

他媽的.....不論內容、標題，還有相片都是一樣的，絕不是我的錯覺。

我試圖細看一下報紙的照片，右上角沒有了那張臉。

「嚇死咩...」我登時鬆了一口氣，看來只是錯覺而已，並沒有什麼人臉。

我拿出iphone出來，整理一下儀容，在陽光與屏幕的投射中，我終於看到那一張臉。

這張臉，正坐在我身旁。

而本來我身旁，根本沒坐著任何乘客。

(待續)

## 第四話

### 第四話

---

我錯愕之際，iphone突然響起，倒影的人臉亦隨即消散。

細看一下，來電顯示著阿峰。

「喂？」我用晦氣的語氣說道，但心裡其實很感謝阿峰，這傢伙倒是把我喚回「人間」。

「我岩岩買左份東方睇，琴日買我個盤果兩公婆.....死左...仲死得好離奇...」阿峰語氣中帶點驚愕，但我的注意力仍然放在剛才的人臉上。

儘管阿峰再不安，我也只能依正常途徑，把合約取消。

「我睇到，你而家係公司架嘛？拎份粉紅色既文件出黎啦，依張單唔輪到你做，Cancel左佢啦...喂？喂...？」媽的，阿峰這混小子，怎麼突然掛線了？

「我·好·掛·住·你。」

突如其來的女聲，把我嚇得將iphone掉到一旁。

然而，當我以為這女聲是由電話裡傳出來的時候，但竟然不是。

「你——幾——時——娶——我？」

我不敢想像接下來發生的事情，但好奇心著我將目光，循著聲音的方向看去。

音源，在我的正後方。

我慢慢看向那邊，說出這兩句的，是一個長髮女人。

「講電話就咪鬼陰聲細氣啦！八婆！」媽的！原來剛才的只是錯覺.....我怒喝後整部車的人都看著我，情況尷尬。

我抄起iphone，不敢再留在巴士上，只有氣沖沖的走下車。

「頭先個西裝友咁野蠻，唔怪得佢女朋友淨係敢坐佢隔離唔出聲啦.....」一名乘客說。

---

我下車後，拿出一枝香煙，手不斷的抖動著，花了近十秒才能把煙放到嘴中。

「咁——」我點燃起香煙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今天發生的事情太詭異，叫我一時間，完全無法接受

。

我撥打了一通電話給阿峰，但卻飛到留言信箱了。

「喂，死仔，你好忙咩？今日我發生左D野，有d不安，想今晚同你落吧飲兩杯傾下。」

留了言後，我看了看鐘，已經快5點了...那位客人應該已經到了吧？

想到這裡，我在路邊截了一部的士，往目的地出發。

-----

夜——

阿峰還沒有回覆我的電話，我坐在吧枱前，喝了好幾杯芝華士，企圖麻醉自己。

「King BB ~ 聽電話喇 ~ 」手機響起，是阿惠。

「妖！好煩呀！我唔想再聽到你把聲呀！」在酒精的影響下，我沒頭沒腦的說了這一句話，將iphon e關掉。

很煩惱，我很怕再遇上這種詭異的事情。

酒，越飲越多。

神智，亦開始不清醒。

在腦海一片混沌間，我見到一個很面熟的女人坐在我身旁。

是小時候跟我玩捉迷藏的那個姐姐。

「做咩咁唔開心咁既？」姐姐問道。

「唔關你事...係呢，果陣冇問到你叫咩名...你其實叫咩名？」

「我叫阿君。」

「你住邊架？」我繼續追問道。

「咪歌連臣角囉。」

「哈，咁多年都冇搬到屋？乜果度真係咁好住咩？」

「我想搬架，但係...果度太多野係上面，搬唔到。」

「咩上面呀...」我開始聽不懂，也不想思考。

「你唔好理啦，不如我同你行下街丫。」阿君扶起我，我在那一剎，將阿君，當成了阿惠。

我的吻，親在了阿君的嘴上。

(待續)

## 第五話

### 第五話

---

「冇冇搞錯...成晚唔見人架...」阿惠坐在大廳，看著電視播著粵語殘片，心裡一直抱怨著。

時間，一分一秒的過去。

阿惠漸漸在寂寞中，在沙發中開始睡過去。

「阿京係我既人。」

突如其來的女聲，將阿惠完全喚醒過來，阿惠站直身子，看了看四周，電視在播放著廣告，根本就不可能發出這麼充滿戲劇性的台詞。

正當阿惠坐下來，想拿起GS2玩一下遊戲分散注意力時，一對瘦骨嶙峋的手從沙發下伸出來，將阿惠的手捉住。

「呀——」那雙手在阿惠的尖叫聲中，將阿惠拉倒在地。

痛楚間，阿惠往沙發底看去，那隻手的主人，擁有一雙血紅色的眼睛，那是讓阿惠畢生難忘的一雙眼。

阿惠努力地掙扎，將那雙手甩開。

「救命...阿京...阿京——！」阿惠不斷呼救，同時不停往後退。

「砰——」阿惠感到自己好像碰到了一些不應該碰到的東西。

那一刻，阿惠覺得心臟快要停頓了。

焦點，慢慢放向自己身後。

「仲·想·走·去·邊？」

阿惠的雙眼與血紅眼睛對望，剎那間，電視熄掉了；阿惠也不見了。

「你—死—左—就—可—以—同—我—爭—阿—京—喇...嘻—嘻—哈—哈—哈」

---

我睡醒過來時，正身處在一個公廁裡。

昨晚喝得頭昏腦漲，現在竟然有點斷片的感覺。



我打開iphone，媽的，現在已經是7點，是時候要回公司了。

就在我想動身的時候，電話響起來，是一個不知名的電話，但我卻有種感覺，這個電話的消息，絕對不祥。

「喂？」我終於還是聽了這通電話。

「唐生，馮曉惠小姐係咪你未婚妻？」是一把不熟悉的男人聲，聽上去有點粗魯。

「係，請問咩事？」

「我地依度係西九龍重案組，係頭先我地有伙記發現馮曉惠小姐被殺，手法同之前兩夫妻離奇被殺案相同，我地會安排你黎做認屍既程序同落一落口供協助調查。」

什麼...？阿惠...死了？

我感到雙腳有點軟，失控坐了在地上。

「我即刻黎。」不可能，阿惠從來沒任何仇家，我要證實這不是事實！

掛掉電話後，我打了個電話給阿峰：「阿峰，頭先差館打黎話阿惠被人殺左，我而家要去搞清楚，你.....」

「搞清楚？唔使喇...我而家已經係西九龍警署，你快d黎啦。」阿峰的語氣，就似是告訴我一個絕望的真相。

「哦...」我想反駁，但卻找不到反駁的理由。

可以做的，只是即時跑出這間充滿惡臭的公廁。

-----  
公廁位於歌連臣角，我在歌連臣角截了部的士趕往西九龍警署，期間我開始整理混亂的思緒。

看著iphone顯示的127個未接來電，我只覺鼻子一酸，眼淚不停往外流。

窗外風景如走馬燈般飛過，我與阿惠的回憶也如走馬燈般飛逝。

對了，昨晚我重遇小時候的那個漂亮姐姐，後來與她在歌連臣角公廁發生了關係...然後我就昏過去了，媽的！為什麼我要喝酒？為什麼我不陪阿惠？要是我能陪住她，或許她就不用死！

「先生，多謝你105蚊。」司機說時，我才驚覺已經到了。

我將一張\$500給了司機：「唔使找。」

就在我推開車門之時，司機語重心長的對著我說：「先生，依輪你自己都要小心d。」

「我小心？我小心d咩呀？」我不滿的說，司機聽著，將一個護身符交給我說：「入到差館，搵一個叫梁正既師傅啦，佢係證物房度做既，你交個符比佢啦，我諗你咁既情況只有佢先幫到你。」

「司機，你可唔可以講白d呢...」

「我頭先一路揸車，你喊緊果陣，我一路見到有個女人坐係你身邊，挨住你膊頭係度笑...唉，所有野萬事自己小心啦，可以咁清楚日光日白見到既，一定唔簡單，總之記住！上到差館，搞掂要做既野，就搵證物房既梁正；你執意唔信既，我怕你唔止冇左條命，仲會搞到你身邊所有人，一個一個咁出事。」司機說罷就開車走了，我緊握拳頭，看著西九龍警署說：「我一定會還阿惠一個公道。」

我拖著沉重的步伐，往警署走去。

阿惠，等我。

(待續)

## 第六話

第六話

-----

終於，還是來到了這個地方。

我由兩位警員帶著，去到一個很冷的雪房，見阿惠最後一面。

「唐生，你自己揭開塊布啦。」一名年輕的警員說，我見他臉帶懼色，難道...阿惠的死狀很可怕？

我慢慢揭開那塊布，對於死狀恐怖的阿惠，我並不害怕。

說到底，就算她死了，也是我最愛的人。

阿惠的雙眼張得很開，嘴巴亦張得很大，超越常人所理解的範圍。

阿惠.....你死前，應該是見到很恐怖的東西吧？

「馮小姐佢一直唔肯合理對眼，唐生...不如由你黎做啦。」一個看上去年約五十的警察說，我望著阿惠，抖著聲音說：「阿惠...我一定會幫你查出真相.....你放心...就算你死左，我都唔會搵第二個...我今生今世，都只愛你一個...」

「嘍！」

雪房的門突然被一道陰風弄得關上了，白色的光管像通不了電的閃爍著。

「終於都黎喇...」那個年約五十的警察就像什麼都已經知道似的，但年輕的警察卻非常不安：「正叔，點算呀！」

「唔使驚，依度係差館，佢唔敢亂黎既。」正叔冷靜的說，我已經不管外面的情況，只是用手輕輕一掃，好讓阿惠可以睡得安祥一點。

「但係枝光管仲閃緊...度門又開唔到喎！」年輕警察說著，突然全場靜了下來。

「朋友，雖然我唔知你因咩事咁大怨氣，但依度係差館，你係唔夠我鬥架。」正叔依然一副智掌珠機的樣子，然而，事實真的如他所想嗎？

「你一話一呀？」

一把女聲傳到我們耳邊，我往聲音的方向看去，那個警察被一雙慘白的手捉住了頭！

「剛仔！合理對眼！」正叔大喝道，那個叫剛仔的年輕警員立時閉上雙眼。

我清楚的看見剛仔的雙眼，正被那雙手用力的挖著，痛得剛仔不斷大聲呼救。

正叔看著看著，終於忍不住，將一道符拋向那雙手處。

剎那間，所有情況回復正常。

「頭先...發生咩事？」我問道，正叔拍了拍我的肩說：「放心，冇事架喇。」

沒事？真的嗎？

我回頭正想向門口走去，突然天花吊了一個女人下來，我與那個女人的雙眼對望，那張扭曲了的臉容，與血紅色的眼神，就似是告訴我：「你與我作對，死路一條。」

「你·又·話·娶·我·既？點·解·而·家·話·愛·果·個·女·人？」

恐懼感，要我不斷後退。

我退後至牆角，龜縮起來，合起雙眼不敢看著那個女人。

但我知道，殺了阿惠的，應該不是「人」，而是「她」。

那個女人在我耳邊，用陰沉的語氣說：「我—要—你—後—悔—」

「走開呀！！！！！！」我雙手亂撥，此時正叔捉住我的手說：「隻野走左喇。」

我看清四周，果然，再沒有什麼女人。

「唐生，冇冇時間飲杯咖啡？我有D野想同你講返。」正叔神色凝重，我想，他既然知道那麼多有關靈異的事情，他應該就是的士司機口中的證物房—梁正。

(待續)

## 第七話

梁正帶我到了警察部的飯堂坐下，叫了兩杯咖啡後，我見他神色凝重的看著我：「唐生...如果我叫你做阿京，你有冇問題？」

「隨便你，不如你入正題啦。」我冷冷的說。

「頭先咩情況，你應該睇得好清楚。我亦唔怕話你知，你而家既情況唔止撞鬼咁簡單，普通鬼魂，我可以好肯定咁同你講，對你無傷害；但依隻，已經超越左我當差咁多年所理解既範疇.....可以咁絕咁殺左李氏夫婦同馮曉惠，我諗佢應該怨氣好深...最少有六、七十年既道行，加埋佢既怨氣，佢而家已經再唔係普通猛鬼怨靈.....至於可以叫佢做咩，我都唔知。」

「咁你可以幫到我d咩丫...？」我一想起阿惠的死，我就已經很內疚...什麼鬼？管他媽的。

「你回答我幾個問題先：你由幾時開始出現左疑神疑鬼既情況？」

「兩日前。」

「隻鬼話你要娶佢，到底係咩一回事？」

「我唔知。」

「快d答我！」梁正的語氣開始有點嚴厲。

「我唔知...」我低頭道。

「我叫你快d答我呀！！答唔答呀！！」梁正突然拍枱道，我不斷搖頭說：「我唔知我唔知我唔知呀！！」

霎時，腦海閃過了一段回憶。

=====

『我大個左要同姐姐結婚！』

『噃.....咁你想幾時同我結婚丫？我大你好多架啎~』

『28歲。』

『我叫阿君。』

『我想搬架，但係...果度太多野係上面，搬唔到。』

=====



# 第八話

## 第八話

-----

到底阿峰為何會跳樓？是與阿君有關嗎？我不能理解那一句：你一定會後悔。

我撫心自問，做了這麼多年人，雖無功但亦無過，沒做任何傷天害理的事，為什麼阿惠和阿峰會死得那麼慘？為什麼我會被阿君這女鬼纏上？一切一切的根源，到底是從何開始？我該怎樣解決這段恩怨？

我不知道，我很無助，唯一的摯愛和摯友都相繼死去.....我再沒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了.....

正叔沒有強留我，只是平靜的說：「所有野，等我地黎搞，你返屋企透下先，話唔定...仲有機會見到你想見既人。」

見到想見的人？阿惠嗎？阿峰嗎？

我已經不敢再強求什麼，只要能夠見到他們多一面，已經足夠.....一面就好了。

回到家裡時已經是晚上7點。

我點起一枝Mild Seven，任由香煙在大廳裡燃燒。

阿峰，我記得你喜歡Mild Seven的香味的，求求你...快回來吧。

我走進廚房，打開雪櫃，裡面有幾塊牛扒、一些新鮮蔬菜，看著這些食材，我終於還是忍不住，跪在地上崩潰地哭起來。

三日前，我與阿惠逛SOGO時買的，我還想說今天是我們相識六週年的紀念日，這些食材，是預備我親自下廚給阿惠吃的.....

阿惠，雖然你不在了.....但我可以依舊煮一頓美味的晚飯給你，希望你會回來看一下我.....

我煮了兩碟蒜泥牛扒飯，阿惠不喜歡吃辣的，所以我特意把這些蒜泥弄得香一點，吸引一下她。

「阿惠，食飯喇。」我對著空洞的房子叫道，但再沒有人回應.....

我獨自吃著我的牛扒飯，放在我對面的牛扒飯依然沒有任何動靜，Mild Seven亦已經燒光了。

說的也是，阿惠和阿峰已經死了，我只是在做一些會令自己更傷感的事情打飛機。

只是，這樣打飛機，真的會令自己更開心嗎？阿惠和阿峰.....不會再回來...

咦？

一陣怪風吹過，我嗅到一陣熟悉的體香。

「阿惠？」我往門口看去，一個虛弱的白影在門口浮游。

「阿惠！係咪你呀！阿惠！！！」我行近白影，電話驟然響起。

來電顯示：44444444。

我知道，是阿惠！阿惠回來了！

「喂？阿惠！係咪你呀？」我緊張的問道，電話的另一邊回應得很微弱：「燈.....好辛.....蠟燭...」

阿惠！是光管令你不能現身嗎？我明白的了！

我把全屋的光管都關了，然後點起幾枝蠟燭，微弱的火光，能讓我清晰見到阿惠的樣子。

真的是阿惠！

我走到阿惠那邊，正想抱住她，但.....阿惠只是幻影...我觸不到她...只能見到她...

「京...頭七...小心...藍...君.....有.....兩.....個.....」阿惠的說話就像傳說中的鬼食泥一樣，完全聽不清楚。

「咩兩個？」

「佢—話—有—兩—個—藍—悅—君—呀。嘻—嘻—嘻—嘻—京·介·我·黎·喇。」

(待續)



## 第九話

### 第九話

-----

藍悅君，一個很熟悉的名字。

說不出在哪聽過，亦講不出在哪見過，總之這個名字就是深深印在我腦海裡.....

但現在殺了阿惠和阿峰的「兇手」就在眼前，我怎可能放任不管？

我擋在阿惠面前，面對著眼前這個造形恐怖的阿君，我沒有半點害怕。

「你點解要殺左佢地？」我緊盯著阿君說。

「因—為—你—講—過—下—世—要—同—我—做—戀—人。京—介！你—快—D—記—起—啦  
！！」阿君的四肢不規則的扭曲著，看上去十分詭異。

「我唔係咩京介，我叫唐京！我依生依世都只會愛馮曉惠一個！就算佢死左我都一樣咁愛佢！」我用堅定的語氣說，阿君詭異的笑了一聲，然後慢慢消失。

我鬆了一口氣，豈料桌上燭光突然被一陣風吹熄，一把極高分貝的女聲在空氣中好像憤怒的咆哮：「七—日—後—我—就—會—同—你—結—婚，你—走—唔—甩—架—喇。哈—哈—哈—」

七日？我管你的，總而言之我保護到阿惠就好了。

「阿惠...對唔住，你生前我保護唔到你...而家我先黎保護你...會唔會太遲...」我對著阿惠虛弱的身影說，阿惠好像輕撫了我的臉道：「傻...我...冇...怪...」

環境一片漆黑，我已經再找不到阿惠在哪裡，只是依稀感覺到她的存在。

我合起雙眼，幻想著阿惠就在我身前。

我的雙手，好像抱住了阿惠，當我張開雙眼時，終於能見到阿惠的樣子，展現在我眼前。

「阿惠...我...」

「唔...s...講...，我...永...愛...」

阿惠，你的意思是永遠愛我吧？我也是。

我將嘴唇慢慢湊到阿惠處，我感受到阿惠微弱的氣息流動，我知道...我終於可以吻到阿惠。

「走...拜...」阿惠慢慢地被一道風扯走，就像是不能久留此地似的。

看著空洞洞的房子，我躺在沙發上，感受阿惠殘留的氣息...漸漸地，睡了過去。

-----  
翌日一早，我被陽光照射得夢醒過來。

天空，一片蔚藍。

我記得阿峰曾經說過，待我和阿惠結婚後，他就會正經找個女朋友，然後快快結婚，之後四人一起去冰島旅行。

阿峰...你這混蛋，怎麼比我先行一步啊！

到底你為什麼要跳樓啊！告訴我啊！

「叮——」短訊聲響起，我打開手機，是一個不明的電話號碼。

『阿京，作為你一世既兄弟，好對唔住，我先行一步。』

咦？阿峰？

對於靈異事已經開始適應下來的我，已經沒有驚訝的感覺，反而想把握機會，再與他們講一句...見一面。

我：『到底點解你會跳樓？』

阿峰：『你要小心，你細個果陣係墳場度見到果個阿君，係今世既藍月君。佢只係想同你一齊...但上一世既藍悅君，係想拉埋你同佢冥婚。自己小心。』

我：『我可以點做？』

阿峰：『去搵梁正，藍悅君怨氣太重，佢想殺人，係非常簡單既事...殺李氏夫婦、阿惠既係藍悅君；但而家藍月君已經開始同上一世既藍悅君有接觸，如果兩個一齊出現既，真係神仙都搞唔掂。』

我：『我而家去搵梁正，總之我一定會還你地一個公道。』

上一世？今世？怎麼連前世今生都搬出來了？

但即便如此，我也得要找梁正，昨晚的應該是藍悅君，她給予我的壓迫感比藍月君更大，加上她的語氣，應該肯定會在阿惠頭七回魂那天來找我冥婚的。

換言之，我只剩下七天時間。

(待續)

## 第十話

### 第九話

-----

阿峰的短訊，雖然我還是看得一知半解，但我相信只有找梁正，才能替阿惠和阿峰討回一個公道。

我向公司申請了一個月大假，梁正著我這頭六天好好休息，必須要每天到沙灘晒日光，以存純陽之氣。

果然，時間去得很快，一晒就晒了六天。

今天，是第七天。

梁正特地請假，今天他將會全程陪著我，與藍悅君作一個對沖。

時間，剛剛好踏入12:00。

我與梁正、剛仔三人駛著一部TOYOTA到歌連臣角，車子甫駛到山腳時，我已經感到一陣壓力，就像是.....有很多對眼在看著我。

面對這種情況，我努力地壓制著自己的恐懼；反觀剛仔，這小子到底是怎樣當警察的？那牌照是買回來的嗎？由出發開始，他的虎軀就一直在震抖，比我還慌。拜託，你是警察好不好？

「碰—碰—」車頂好像被人在敲擊。

「剛仔，定d黎。冇事既。」梁正冷靜的說，剛仔卻反而抖得更厲害：「正叔...點解要拉埋我黎呀...我又唔識神怪野...」

正叔聽罷，停下車來說：「你果日比隻野掂過，已經留左d陰氣係度，如果今晚唔搞掂隻野，總有一日佢會返黎搵你。」

「咯—咯—咯—」車門被人用指甲刮著，生著令人心寒的聲音。

「咁我而家應該點做好呀...」剛仔話畢，正叔拿出一枝眼藥水般的東西：「依枝野係牛眼淚溝可樂，左右眼各滴一次啦，今晚你地一定會有用。」

「開陰陽眼？」我有點錯愕的說，剛仔則是用個很幽默的反應道：「點解要溝可樂呢...？」

「你理得我，叫你滴就滴啦。我地在明佢地在暗，如果睇佢地唔到，我地好易會比佢地搞都唔知。你地放心，中和左之後依樽野既效力剩係維持到六個鐘，即係岩岩日出果陣。唔好講咁多，快d滴！」梁正說罷抽了一根煙出來，深深的吸了一口，然後把煙霧吐出來。

我毫不猶豫就將眼藥水滴在雙眼，然後合起雙眼，任由眼藥水在雙眼「滋潤」。

「食枝煙先啦，阿京。」梁正又說，我把一枝MILD SEVEN放到口裡，正當我開眼想點火時，入目的情景叫我嚇得連煙到跌了下來。

我環視四方，車窗、車頭、車頂，全都被臉容扭曲、身穿白袍的女人在敲打、刮著，難怪梁正會停車。

「唔使驚，食埋枝煙先啦。我地而家踩左入藍悅君既地頭，依堆野只係熱身咋。」梁正語氣帶點興奮。

我抽著煙看著車外的鬼魂，突然覺得他們有點慘。

或許將來，阿峰和阿惠也會成為這些鬼魂的一份子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有種感覺，今晚一定可以與阿惠和阿峰重遇。

「食完未？」梁正問道，我抽完後，將煙蒂在車內弄熄後說：「食完喇。」

「今晚或者會有人死，甚至我地個個都要死。你地真係唔驚？」梁正一再鼓勵，我和剛仔定神後說：「唔驚！」

「好，阿京，陣間你拎住依把武士刀，每人身上面帶住最少五樽童子尿，跟實我！由阿京帶路，去返你細個玩果個墳場度。剛仔企最後，睇住後面有冇野跟黎。」梁正將一把約四尺長的武士刀遞給我。

「好...」剛仔依然有點害怕，我拿著武士刀，看著武士刀上有著無數符包著刀鋒，我就知道這柄刀是如假包換的——真刀。

「陣間發生既事，自己執生喇。童子尿珍貴，唔好亂泔。驚D鬼既，就拎住我之前比你地D符掉過去。」梁正說完這一句後，我知道下一刻，將會是要下車的時候。

「我數三聲，三聲後一齊衝落去，唔好回頭。跟實阿京。」梁正說著，將一根煙放到口中，點著了。

「三...」剛仔依然在震抖。

「二...」梁正的表情認真起來。

「一...」我緊握武士刀，今晚我就要和藍悅君來個了斷。

「落車！」梁正吼道，我、梁正、剛仔一同下車，朝著恐懼的道路，開始亡命奔跑。

(待續)

# 第十一話

## 第十一話

-----

我、梁正、剛仔開始拔足狂跑，我朝著小時候玩捉迷藏的墳場處跑去，路程並不遠，但感覺卻很大距離。

「剛仔，記住唔好望轉頭...」梁正話沒說完，剛仔已經大叫：「救命呀！救我呀！」

我轉身一看，嚇得差點失禁。

近十多隻身穿白袍的女鬼捉住了剛仔的腳，把剛仔絆倒在地，慢慢的拖行到一個黑洞處。。

「阿京！用你把刀劈佢地！」梁正說罷，亦甩出掛在身上的桃木劍，與我並肩一起跑去迎救剛仔。

我越來越接近這些鬼魂，緊握著武士刀的我，沒有一絲猶豫，就砍向那些白袍女鬼處。

我的刀勢大開大合，將那些女鬼瞬即趕走，梁正則是在我的掩護下，將剛仔由鬼門關拉回來。

「符上面既紅色硃砂搗到鬼之後會甩，自己留意下，依把刀主力對付藍悅君同藍月君。」梁正雖然口裡這樣說，但我看眼前的情況，似乎不容許我留力了。

本來十多隻女鬼消失後，換來的，是更多的遊魂野鬼，衝向我們三人處。

「跑呀！」梁正喝道，我和剛仔立即狂跑，但見梁正將一樽童子尿灑向那些遊魂野鬼處，卻只能阻止他們的速度，並不能壓抑他們的怒火。

梁正轉身就跑，未幾已經追上了我們。

我一齊跑，終於跑到那個墳場的入口。

在墳場的入口，站著一個人。

是阿峰。

我停下腳步，看著眼前的阿峰，雖然他的外表是維持著死狀，但我卻沒有感到害怕，我知道，他是來幫我的。

「阿京，快d去啦。依堆友等我黎。」阿峰點了點頭道，我自然的微笑起來，果然，即使他死了，我們的感情依舊，沒有動搖。

我與阿峰來了個GIVE ME FIVE後，帶同梁正、剛仔，一起走入墳場位置，至於阿峰...則是為我們抵著這群遊魂野鬼.....

在墳場裡，意外地不見任何鬼魂，就像是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似的。

我對兒時的印象漸漸清晰，加上藍月君曾經說過，她的「家」被很多東西壓住了。

「附近有冇工地？」我剛問完，梁正就指著一個位置說：「果度，本身諗住起一個火葬場，但係因為依度太猛，所以後尾荒廢左。」

「係果度喇！」我跑向那個工地處，一直跑...跑了近有五分鐘吧？依然好像是原地踏步的。

「點解會咁既？」我停下腳步，暫且喘息一下。

梁正點起枝煙說：「果然，依度應該係藍月君既墳頭附近，佢而家擺明玩緊我地，我地已經入左佢既結界。」

我拿出iphone，連訊號都沒有。

「阿君，你出黎啦，我黎左喇。」我行前一步，感到一陣寒風吹過。

「大獲，今晚係月圓之夜！」梁正突然說，我看了看上面的月光，慘白的光芒照到墳場處。

我再回過神來，看向工地處，驚見一個熟悉的身影。

藍月君...你終於也出現了。

「阿君...我係阿京呀，我黎搵你喇。」我慢慢走近藍月君，藍月君亦開始飄過來。

我緊握著武士刀，一直等待著一個機會，一舉將藍月君刺個煙消雲散！

「阿—京—！」藍月君詭異的笑起來，笑著笑著，她笑得很「燦爛」...不，是撐爛。

嘴巴完全裂開，露出長長的紫色舌頭，慢慢飄過來。

「阿君...」我走前一步，與藍月君只有一步之遙。

「係時候喇！」梁正將一樽童子尿擲到地上，藍月君頓時中招！全身冒煙！

「阿京！快呀！」梁正吼道，我舉起武士刀，一下就將武士刀刺在藍月君身上。

藍月君用不甘的眼神看著我，那一刻，我竟然有點悔意、內疚。

童年戲言，變成現在干戈相向的景況.....現實，真殘酷。

「京...我—都—只—係—想—幫—你—走—姐...」藍月君變回當年的漂亮姐姐，我的手開始發軟，有種莫名的罪疚感湧上心頭。

「你—要—小—心，藍—悅—君—同—日—本—兵.....」藍月君開始慢慢消失，我看了看武士刀，那些硃砂已經甩得七七八八了。

「殺了他——」我聽到一群人怒吼，好像在說日語。

我、梁正望向聲音的音源，心裡都涼了一截。

如果沒有刺「死」藍月君，或許她現在能幫到我...逃。

「快d走向工地果度！」梁正的說話將我和剛仔拉回現實，面對著眼前數以百計的日本兵怨魂，就算我們再勇敢，也只會送死。

我們一路跑向工地，就在工地附近之時，誤踩「陷阱」，跌入一個近五米深的地洞。

「阿京，冇事丫嘛？」梁正問道，我拍了拍身上的沙說：「冇事。」

「剛仔呢？」我問道，此時，月光終於照射到這裡來。

我看著眼前的景像，快嚇得瘋了。

眼前的，是一棟古式建築，上面寫著「藍家」。

而在牌匾處，吊著一個人和兩個寫著「冥」字的燈籠。

那個人，就是剛仔。

(待續)

## 第十二話

### 第十二話

-----

看到剛仔的屍身，梁正差點怒得發瘋了。

「仆街...」梁正拔出只有六發子彈的左輪手槍，踢開藍家大門，對著入面大吼：「藍悅君!!!我知你係度架!!!同我躡出黎呀!!!」

對於梁正瘋狂的行為，我感到有點不安。

不安感源自哪裡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此刻如果我不緊隨梁正身後，下一個死的就是我。

當我步入藍家後，大門自動關上。

「阿京，拎定把刀出黎，一見隻野就劈死佢！」梁正的怒火不減，我拿出一盞油燈，將油燈點亮，把整間大屋都照得一片光明。

在我眼前的是一個類似祭壇的東西，上面擺滿了沒頭的豬、雞，還有很多白蠟燭，我相信這就是我要與藍悅君「冥婚」的地方。

「咯—咯—」我聽到一陣磨牙的聲音，是來自我的正上方的。

我看了看上面，與一雙血紅色的眼睛近距離四目交投。

「京—介，你—終—於—黎—搵—我—嗰—？」藍悅君的表情很興奮，但我卻一點也不興奮，甚至對這張臉生出——恨意。

「就係你殺左阿惠同阿峰？」我盯著藍悅君，雖然她的臉容真的很恐怖，但我不論如何也得要面對，大不了只是一死。

「係—又—一點？」藍悅君說罷就消失，然後從下面伸出來，與我直視。

「係既話，我就要同佢地報仇。」我舉起武士刀，卻被一隻強而有力的手捉住。

是剛仔的手。

「剛仔！你做咩呀！」梁正吼道，但剛仔再也聽不見他的聲音。

因為剛仔，早已經死了。

此刻的剛仔，是空有肉身的軀殼。

「同—我—結—婚—啦—」藍悅君的手慢慢穿入我的胸口，蝕骨的痛楚，叫我發狂的甩開剛仔！



「藍悅君！收野啦！」梁正對著藍悅君開槍，還要是連續發射，六槍過後，藍悅君的手總算離開了我的身體。

「阿京！劈佢！」梁正提點我說，我緊握武士刀，全力向藍悅君一砍，將藍悅君砍得分成兩半。

藍悅君慢慢化成煙團消失，我看一看武士刀，硃砂已經全部甩掉。

「終於搞掂...」梁正抽起一根煙，而我...則是在這個地方，見到了一生中最愛—阿惠。

「京...」阿惠從大門慢慢飄過來，我把武士刀扔掉，抱著阿惠的魂魄，雖然沒有質感，但我好像感受到...阿惠在哭。

「冇事架喇，阿惠，我已經搞掂左藍悅君喇，你唔使再驚我有事喇。我返到去就擺你D骨灰係屋企，等我地可以日日相見。」

「小...心...」阿惠怎麼突然說小心？我回過神來，望向梁正，愣住了。

梁正被武士刀穿過胸膛，鮮血不斷冒出，梁正用不敢相信的表情看著我...不，是我身後。

「京——！」阿惠的魂魄突然被一道怪風抽去，藏於祭壇的一個小瓶中。

我往身後看，是阿惠。

藍悅君.....竟然用阿惠的肉身，再次回來了。

阿惠，不，是藍悅君用生硬的動作說：「京—介，我—話—過—會—同—你—做—戀—人—架—噃—噃—」

「阿京...唔好心軟呀...」梁正說罷，我的摯友拾起武士刀，將梁正一刀送上黃泉。

「阿峰!？」我望著阿峰的眼神，他已經雙眼反白，不再是我認識的阿峰。

同樣地，我再環顧四方，再也不見藍悅君的身影，剩下的，只是被控制的阿峰、阿惠、剛仔和梁正。

(待續)

## 第十三話

### 第十三話

-----

阿峰、阿惠、梁正、剛仔將我團團包圍住，他們的雙眼已經反白，不再是我所認識的人。

或許，此刻我在他們眼裡，僅僅是「獵物」而已。

「京—介—」開口的是梁正，但聲音卻是藍悅君幽怨的聲音。

我緊握拳頭，將褲袋餘下的童子尿全都倒在地上，叫他們難以欺近。

梁正和剛仔因為剛剛死去，身體的肌肉和神經反應還沒完全壞死，故此剛才的童子尿完全被他們避開.....只是阿峰和阿惠已經死去多時，肉身根本就捱不了，見到阿峰和阿惠的肉身露出痛苦的神情，我的心開始漸漸放軟。

「落—黎—陪—我—佢地—咪—唔—使—辛—苦—囉—」這次開口的是剛仔，剛仔和梁正再度慢慢走近，我推開剛仔後，一拳打在梁正臉上，將梁正打得倒地不起。

「呀！」我感到背門一赤，回神過來之時，已經被阿峰在背門砍了一刀，深可見骨。

「嘿。」阿峰陰森的笑了笑後，再度高舉武士刀，向我砍來。

我在地上撿起一條木方強行擋住，細看之下...阿峰的臉容已經腐蝕得七七八八，我的心很亂.....到底我應該如何做？

「King BB聽電話~」我的手機突然響起，我踢開阿峰後，走到一旁接過電話：「喂？」

電話的另一邊很嘈，但我依稀聽到阿峰的聲音：「你入左藍悅君既結界入面咋！我同阿惠而家就係藍家大門出面，我地肉身冇比藍悅君控制呀！係假象黎架咋！」

阿峰說完就斷了線，我微笑向眼前的「阿峰」說：「講開又係乜...我所認識既阿峰，係一個絕對唔會傷害我既人。阿惠都係。因為...佢兩個都係我人生最重要既人。」

說畢，阿峰、阿惠、梁正和剛仔的身影開始扭曲起來，慢慢合併成為原本的藍悅君。

「點——解——！我——只——係——想——同——你——一——齊——姐——」藍悅君開始崩潰了，整間大宅開始地動山搖。

「夠喇。愛一個人，唔係應該擁有佢架！唔好再傷害任何人喇...你都係想我做鬼陪你姐？好，我而家就黎陪你。不過就算你得到左我個人，我個心，永遠都只會屬於阿惠。」我拾起武士刀，對準自己的小腹，用力一刺。

我頹然跪在地上，那一刀刺穿了肝臟，黑血不斷從我的嘴巴冒出來，我看著藍悅君，竟然不再感到害

怕。

也對的，將死之人，有何可懼？

藍悅君開始慢慢分解，化成煙霧。

「既—然—最—後—一—日—都—得—唔—到—你...我...輸...」藍悅君說罷，煙霧直闖我的胸口裡。

本來應該已經停頓了的心臟，被藍悅君按摩了幾下，開始跳動起來。

「隆...隆...」藍悅君的崩潰，令大宅倒塌下來，一個男人將我抱走，逃出藍家大宅。

我睜開眼睛，剛才救我的不是別人，正是梁正。

「梁正？你唔係死左架喇咩...」我感到頭很痛，剛才的事於我而言，實在太瘋狂。

「從一開始，跌落個洞度既，只有你一個。我係上面聽到晒你係下面講d乜野...亦都估到發生咩事。」梁正說罷，拿出一個樽子來說：「阿惠既最後一啖氣，就係入面。我唔阻你，好好同佢相處埋依幾分鐘。」

我拿著樽子，遲疑了。

放出阿惠，我就再永遠也不能見到她。

但不放阿惠，則意味著她永遠也不能投胎。

自私的感情和理性的感情，到底我能選擇哪一邊...？

-----  
不遠處，有兩團煙霧一齊在停留。

「悅君，我真係好想知道...點解你當初要將自己既靈魂分一半比我...如果你唔咁做，你今晚就可以得到阿京。」

「我自己都唔知。或者係過左太耐時間，我都知自己同今世既唐京冇可能，但我亦都好清楚...乜野叫前世孽緣...比一半靈魂你，可能只係因為...我地兩個都鐘意左同一個人。」

「但係...我係陰間存在時間唔長，仲有機會投胎；但你應該知道，你殺左阿惠同阿峰，你再冇機會投胎...永遠只能夠受返死時既痛苦...」

「從一開始，我就冇預算過唐京會同我冥婚...不過，我可以一直係巴士坐佢隔離...可以同佢渡過一夜纏綿...已經夠喇。」

「即係你一早已經知自己會投唔到胎？」

「就算投唔到胎，我都唔後悔。」

「點解？」

「因為我個心，永遠都愛著一個人，依個人叫唐澤京介。」

(待續)

## 第十四話(結局)

第十四話 (結局)

---

阿惠，你生前我無法好好保護你.....你死後，我不會再那麼自私的了。

我打開樽子，將阿惠釋放出來，阿惠漸漸成形，我最愛的阿惠...終於出現在我面前。

「京...」阿惠在月亮的照耀下，開始有了肉體般的形相，除了腳消失外，其他「部份」都存在。

我將阿惠抱入懷裡，此時此刻，我忍不住了。

我吻在阿惠的嘴唇處，眼淚沿著臉龐慢慢流到阿惠臉上，就似是告訴著阿惠：我很掛念了。

透過那一吻，那些眼淚，我將這一星期來的思念、愛意，全都灌注到阿惠心裡。

「京...我要走喇...」阿惠挨在我胸口上，我輕撫她的秀髮道：「你放心咁投胎啦...」

「你要好好生存落去...京...」阿惠捉緊我的雙手說，我點了點頭道：「如果我地下一世仲可以相遇既，我一定會好好珍惜你。」

「我都係...」阿惠的手漸漸消失，月光被黑雲所遮蔽，幾滴雨粉飄到我臉上。

阿惠慢慢消失過去，我看著阿惠的離去，心裡只是無限的心酸。

雨，越落越大。

梁正拍了拍我的肩說：「走啦，你而家咁劫，抖下先會好D既。」

我點了點頭，跟隨著梁正的後背，離開了這個一切事情的源頭。

---

一星期後——

『今天天晴，無雲，空氣質素好，適合一家大小去效遊...』

我關掉了收音機，拿著一封信，離開了家門。

這一條樓梯...平常根本沒機會行，但今天一行，發現原來比我想像中漫長、崎嶇、難行。

好不容易，我走到了這個海闊天空的地方。

我看著藍天，上面有幾隻小鳥飛過，清風吹拂我的臉，所有事情都是那麼的美好。

明媚的陽光沐浴在我身上，我深呼吸一口氣後，笑了笑說：「阿惠、阿峰，如果下一世有機會，我地一定要做夫妻同兄弟。」

我向前踏一步，一陣微風吹過，我這一生，就像是倒帶過來的。

「嘭——」

『阿惠：如果來生有機會的話，就再做夫妻.....即使我們沒機會相遇，我也會在你身邊，一直好好守護你.....唐京上』

-----  
同時，醫院——

「馮太，恭喜你呀，係女黎架。」醫生高興的說。

馮太看著女兒可愛的臉孔，笑了笑道：「我名都幫佢諗埋架喇，就叫馮曉慧啦。」

《為何我坐巴士時總是沒人坐我身旁》全文完